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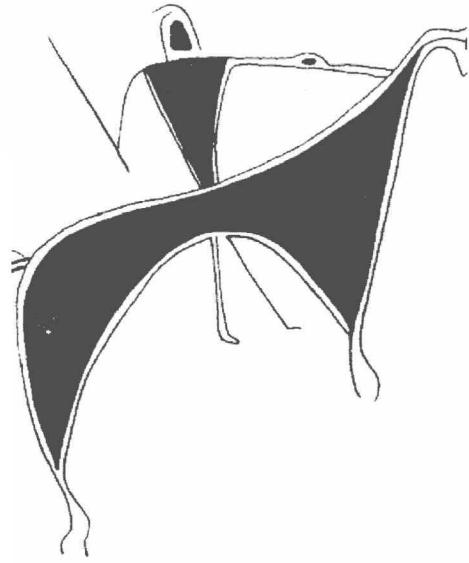


北方女王

铁穆尔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北方女王

铁穆尔 •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Q12332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女王 / 铁穆尔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12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80714-645-2

I . 北 … II . 铁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908 号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丛书
北方女王

铁穆尔 著

责任编辑 / 马映峰

封面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网 址 / www.gswenhua.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水新华印刷厂

厂 址 / 天水市秦州区赤峪路 109 号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32 开

字 数 / 1844 千

印 张 / 73.5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 1-1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14-645-2

定 价 / 150.00 元(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给铁穆尔(代序)

席慕容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还很美好。

这几天，在我的屋旁，在许多位邻居的院墙边空地上，这里那里，好像是有人在奔走相告似的，忽然间，百合花就开了，此呼彼应，一丛又一丛的纷纷现身。

百合应该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奇妙的是，它并不像许多其它的花树那样，总是长在你的眼前。相反的，一年中有很长的时间它都消失不见，隐藏在土地之下，几乎都会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即使到了春天，重新开始萌芽生长，慢慢地抽长了身躯，整株灰绿色的叶片也还是保持低调，不引人注目，一直要到了花开的那一天。开花了，洁白的花朵猛然绽放，随着修长的枝梗在风中微微摇曳，让你眼前一亮，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事物藏身在你已经忘记了的角落。仿佛是有人为你默默保存了多年的青春记忆，还是那般灵秀清纯，不沾人世间的丝毫尘灰，让你不得不惊喜以对：“啊！原来你还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许不该再多虑了吧？一切好像还能如圣经上所记载的那样，大自然自有其所遵循的规律。你看，这野地里的百合花与天上的飞鸟们，不都好像还是在天父的照顾之下，过着和从前一样的日子吗？

可是，铁穆尔，我的朋友，为什么我心中的忧惧却在逐渐加深？

去年，车行在台北市与县交接的大度路上，刚好是尖峰时段，只好耐着性子在堵塞的车阵中时走时停。

坐在驾驶座上，忽然有个白色的影子从我车窗的前方飞掠而过，然后再一个回旋，就不疾不徐地飘飞在车流上方，定睛细看，竟然是一只白鹭鸶，再细看，在路中央的安全岛上的茄冬树梢，还停着另外一只，正好整以暇地在梳理着羽毛。

“唉呀！”我心如受重击，不得不痛叫出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在我的印象里，白鹭鸶不是最怕人群最怕惊扰的鸟吗？它们的栖息地从来都是在最僻静的乡野间，怎么现在竟然毫不在乎地飞闯到喧嚣拥挤的马路上来了？

铁穆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白鹭鸶的样子？它们有细长的双脚适合高高地站在水田中央，有洁白有力的双翼适合飞掠过丛林。在温暖的台湾，它们是美丽而又优雅的鸟类，也不沾一丝人世的尘灰，总是离人群远之又远。

如今怎么失去了本性呢？

然后，我才想到，错了，事情应该是反过来才对。这条大度路就开在曾经偏僻曾经极为安静的关渡平原之上，不远处就是淡水河的出海口，这里原本就是白鹭鸶的家乡，是它们世世代代的栖息之地，而我们，我们才是那个逼它们改变了本性的可恶的闯入者啊！

写到这里，铁穆尔，我也不得不想及我的原乡，那此刻来说对我是那么遥远的内蒙古。

原来，在1989年才见到蒙古高原的我，那时一直觉得自己来得太晚了，不能见到如父母心中永存的那样美好的家乡。

其实，今天回头看过去，1989年的草原生态，与现在相比，还算差强人意呢。

怎么办呢？失去了草原的牧民，会不会有一天也失去了那曾经坚毅与诚挚的本性？

“文明”是等多种面貌的，并不应该成为一条单向的不归路。铁穆尔，我知道你的文字其实是在呼唤那几乎已经濒临消失的美好，我们

每一个热爱草原的人，心灵都与你同在。

你的焦虑，你的与时间赛跑的忧惧，我们都感同身受。

我们的祖先笃信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众生平等，这是何等谦卑又何等辽阔的胸怀！所有的人类都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无止境地向这个世界索求一切。

铁穆尔，衷心祝贺你的新书出版。希望你能持续不断地写下去，为美好的大自然做一个积极而又热切的发言者。

让我们彼此共勉吧。

慕容写于台湾淡水乡间

2008年5月12日

目 录



第一宝德

北方女王	003
苍狼大地	013
狼啸苍天	025
草原挽歌(节选)	038

第二宝德

牧人捷尔戈拉	049
白马母亲	056
魔笛	065
牧场谣	078
呵! 傍晚的大地	087

第三宝德

焦斯楞的呼唤	097
花斑乳牛	103
杜鹃飞渡	110
少年与夏牧场	121
星光下的乌拉金	125

第四宝德

山那边有个地方叫友爱	131
绍尔塔拉的启示	141
失我祁连山	149
阿拉木图:游牧人的城市	160

第五宝德

长满狗牙草的冬窝子	171
火红的夏安格德斯	179
游牧纪实	185
乌拉金的笔记	197

第六宝德

腾格里大坂下	209
夜路漫漫	218
蔚蓝色的山脉	225
风把我的头发吹白了	235
那个读书的牧童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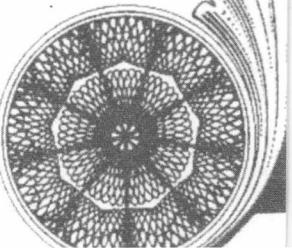
第七宝德

为了你,奥亚尔	257
诗歌来到人间的传说	265

第八宝德

阿尔泰山、杭爱山与游牧民族	273
回鹘:苍天之子	277
成吉思汗八百年祭	285
附言	295

第一宝德



北方女王



黎明的第一束阳光照射在祁连山最高的雪山之巅，照在那青黑的岩石和晶莹的冰雪上，照在那独立不羁的悬崖上。很快，数道阳光又照到了山脊上，那山脊像历经厮杀拼搏后残缺不全的剑峰，愤世嫉俗地昂然矗立在那儿，嘲笑着污浊人间。

在这个清凉美好的早晨，图拉望着远山从山坡上走下，他的心中充满了准备最后一次孤身远行前的欢乐。

两个月后，火车载着他驶向他多年来一直朝思暮想的欧亚大陆的极北部。他久久地望着窗外，先是辽阔的蒙古草原，除了草原还是草原。接着，是俄罗斯，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另一番景色，稀稀拉拉的会让站，原始森林和河流，又小又干净的城市……

这一次，他去了西伯利亚的许多地方，贝加尔、布利亚特蒙古、图瓦、雅库特。他见到了亚欧草原上的游牧同胞们，看到了这些和自己的亲人们相似的面孔，看到了他们的草原，这是亚欧草原的腹地。他还遇到了在阿尔泰山寻觅自己祖先遗迹的匈牙利人和朝鲜人，遇到了寻觅

成吉思汗陵的日本人,寻觅恐龙化石的蒙古人和美国人。他在廉价的旅馆或汽车旅店过夜,坐着汽车和火车奔波,没有钱就搭便车,就像以前无数次在自己的国家西北草原旅行一样。他凭着自己的预感到处旅行,遗传因子将把他带到他的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回到那永远逝去的天堂,回到那传说中的北方女王的大地上。

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生的目标,那就是马不停蹄地奔向很远的北方。他要像热情狂放的叶尼塞河、鄂尔齐斯河和勒拿河。

条条大河向东流,唯我独自向北方。我将见识那令人可怕的冰雪怪兽,我将魂归那极光照耀下的北极冰宫。

很早以前,还是在那个祁连山下的穷乡僻壤上学时,他就写过一首名叫《叶尼塞》的诗歌。在突厥语中“叶尼塞”也叫“阿娜塞”,即“母亲河”之意。

如今,像梦中一样,图拉真的伫立在了叶尼塞河畔,走遍了中国北方草原,蒙古国的草原,又到了俄罗斯西伯利亚草地和泰加的森林。这是古代传说中的人们都友爱和祥的北方女王的国土。凭着对于历史的神秘预感,他终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叶尼塞河畔刻在一块白色巨石上的碑文,碑文是用古代游牧人的文字书写的,这种文字不是古突厥文和回鹘文,也不是古代蒙古文,而是迄今无人知晓的北方游牧民的远古文字。石碑在一片草浪汹涌的地方。至此,他的心终于宁静,宁静无比。

西伯利亚野花姹紫嫣红,花的海洋在翻滚。巍巍群山上的赤杨,把漫山遍野染得通红。叶尼塞河后浪逐前浪,汹涌的波涛和漩涡拥塞着,仿佛要把世界冲刷干净,把大地钻透。河水向严峻的北冰洋奔去。他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比叶尼塞河更壮美的河流。而那河岸耸立的

高山峻岭,让他想起他生长的祁连山,想起他曾漫游过的天山和阿尔泰,那里也是这么云雾缭绕,令他遐想联翩。

历史真是奇妙的,二千多年前,尧熬尔^①人的祖先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畔发祥,就在那北方女王的大地上发祥。“尧熬尔”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北方女王那纯净的森林和雪原上。尧熬尔人从泰加的森林走出后,他们向南到了阿尔泰,又到贝加尔湖,又向南到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进而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那是公元 744 年左右。他们在那兴旺强盛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后,又被另一支从叶尼塞河发祥的突厥人——柯尔克孜人和黄河流域的唐朝军队南北进攻下崩溃覆灭。他们离开了蒙古高原后,西迁南徙,大多到了天山南北和兴都库什山,他们的足迹遍及亚欧草原。再后来部分尧熬尔人又逃难到了祁连山密林。

今天,尧熬尔人图拉在二千多年后又回到了祖先最初的营地——北方女王的家园。他蓦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过去,包括这里和山川、河流、树木、鸟儿和野兽。二千多年,真是漫长啊!

他的北亚牧人祖先留给他的是一种渴望寻求新牧场的“刺激”,渴望高山大河间的探险等等,种种热情狂放在遗传基因。这是他出生后在他游牧的童年时代就有的根深蒂固的性情。所以他终生都在梦想,他要沿着草原小路到那吸引他去的地方,让他的生命镌刻在北部亚洲蜿蜒曲折的草原小路上,飘落在中部亚洲开满鲜花的广阔草原上,飞翔在整个亚欧草原蔚蓝色天空下的群山草原中,撒播到那令人心驰神往、可怖而又迷人的天地里……他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年龄的不断增加,随着他在自己的家乡一次次深深体察到尧熬尔民族的文化底蕴、体察到了尧熬尔游牧人和北方各个不同游牧民族的内心深处后,才越来越明朗起来。那年夏天,他在家乡的牧区随意采风时,听到过一个

奄奄一息的尧熬尔老太婆唱的古歌，歌名叫《北方女王》：

北极星照耀下的北方故乡
有一片银色宽广的雪原
北方女王住在干净的小木屋里
她放牧着林边的大角鹿

大雁飞不到的北方故乡
有白衣白帽的北方女王
白马拉着她那轻巧的雪橇
飞奔在风雪飞舞的旷野上

这一首古歌唤醒了图拉心中永恒的神秘情感。北方女王的传说他早已听过，但这一首歌却是第一次听到。那个孤独地在冬窝子里打发残生的老太婆是个著名的民间歌手，她的那些古代民歌充满了永不消逝的突厥蒙古式的深情。这是图拉值得一生回味和领悟的财富。

现在他想，故乡的帐篷，祁连山下的那一顶顶帐篷，依旧是那么蛮荒、质朴、明朗。那是人间最温馨、隐秘和亲切的小角落，是神圣的殿堂，在那里栖居着仁爱而光明的诸神。

那是很早很早的一个时候，图拉家的帐篷扎在祁连山北侧满是原始森林的一个山谷里，那里是他们在那一年的夏营地。晚上，星光灿烂，河对岸的山冈上有一个残破的烽火台。他和阿爸去拴马，他们俩把那匹白肚红脊的马拴在沾满露珠的谷地草场上后就返回。他看着满天的繁星问阿爸：“阿爸，天上最亮的星星叫什么？”阿爸回答：“阿勒腾戈达斯^②。那是一切星星中最贵重的星星，那下面住着北方女王。

相传，北方女王曾叮咛世上的人们，走路要走山脊，千万不要走那幽暗温暖的峡谷，否则会遭到厉鬼的暗箭。走路必须走那高山大河处，千万要避开那四季如春、物产丰饶的地方，否则那厉鬼的铁喙将攫走你的心……”^③星光下，阿爸精悍矫健的身影，至今依然在他眼前晃动。那一夜，图拉若有所思喃喃不停地念着：“阿勒腾戈达斯……北方女王……”他的心里满是各种古怪的想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自己民族的起源和历史有一种神秘奇妙的预感。阿勒腾戈达斯，北方精神的象征。

图拉出生在春季夏尔塔拉草原的一顶白色的毡房中。他无疑是一个纯粹的草原之子，这一点足够使他自豪一生。他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四周堆满垃圾的草原小镇上，他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一片钢筋混凝土世界的城市里。他没有成为常见的草原小镇上游手好闲的小流氓或城市里的无赖。他的心中有太多的高山大河和蓝天白云，那是一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奇妙的心。

遥远而永远使人依恋的祁连山草地，夏尔塔拉的夏营地、冬营地，令人难忘的名字，近在咫尺的童年，游牧生活中无数的星光灿烂之夜，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啊！

月夜转场，骑着快马赶着牛群走过山谷，又走过山脊。千古寂静的群山中，只有大群牦牛走过时山摇地动般空前的声音，伴随的是夜风的哨音和猫头鹰的叫声。晓风残月中，泛着金光的新牧场就在眼前。

夏营地上，长满黄色哈日嘎纳花的草地一片金色。七月的阳光中，阿妈在帐篷前弯着腰操劳家务，图拉躺在远处碧绿的山冈上看着周围吃草的羊群，听着风中的杜鹃和各种鸟儿的鸣叫，突然感到一种空前的幸福。他感觉到整个山川草地和天空在和他轻轻诉说，在诉说着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

大地,我的母亲,你创造的一切多么美好。

每天,图拉喝着从乳牛群刚刚挤来鲜奶,茶碗里融化着刚从奶汁里提取的酥油。夏营地云雾缭绕,雨中的山冈上杜鹃声声。

清凉的杭盖^④夏营地,雨中的杜鹃,我心中的净土,我心灵的声音,唯有你使我走在天边荒漠上也感到无限慰藉。

草原,只有草原才会使我充满温和的性格与慷慨的品质。

草原,只有草原才让我意识到,人人都有一颗不仅仅因肉体的病痛才会痛疼的心,心的疼痛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

草原,只有草原才让我意识到世上还存在着爱、温情与忧愁。

.....

那是个初夏的日子,图拉和两个同学从自己家的冬窝子返回区上的学校,在路上他们悄悄爬上了一座高山,那是夏尔塔拉中部一个长满灌木的高山。轻风吹拂的山顶很开阔,初夏的阳光灿烂明亮。蓝天辽远,白云悠悠。原野和群山宽广无比。向下望去,山山沟沟的青草正在疯长蔓延,远处蓝郁的林中小溪已融化,可以清楚地闻到山川草地和冬眠的野兽的春末夏初已醒来的浓烈气味。他预感到将有许许多多令人战栗的喜悦和迷人的生活要出现在这片草地上。他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持,远方在呼唤,他清晰地感觉到了呼唤。他焦急万分,想倾诉想唱歌,但不知道唱说什么,给谁说给谁唱,在这世上他还没有找到能表达他此刻心情的歌和语言。他的内心充满了忧伤和快乐,激荡的青春像江河一样在胸中沸腾,强烈的渴望像山下疯长蔓延的青草。那是对未偿夙愿、对未来心醉神驰的向往。

嗨!生活中那阴暗的岁月能让他忘怀吗?心灵中那沉重的负担能让他卸掉吗?那风雪肆虐的冬天,那颗年轻而孤独的心灵,那颗被冷

酷的人们深深刺伤的心在不停地流血。

那是颗什么样的心灵呵！你永不平静永不安生永远年轻，你领略过多少痛苦欢乐，你和北方草原上蓝天白云的丽日、星光灿烂之夜，从天边向你眨眼的北极星一起，尝试过多少他人难以企及的美。

他看到了充满在空中那碧蓝和金色的美丽和忧伤，看到了那种透明的刻骨铭心的孤独。可他仍在想：他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永远不需出卖自己。白白度过的阴暗岁月将过去，真正的生活将开始。生活将逐渐充实、明智和无拘无束，生活将沸腾起来。

那几年他常约几个伙伴到荒山野林徘徊。像古时的牧人和猎人一样，他生就对荒山野林和高山大河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眷恋和神秘的心灵感应。他具有一种与大自然遥相呼应的神秘本领，他一生唯一喜欢的就是只身漫步北方的高山大河和荒山野岭，去做那些浪漫瑰丽的梦，去抚慰他的身心，去寻觅北方女王的踪迹。他的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北方祖先的遗传基因，那就是这种亘古就有的北方精神。

在漫游的途中，他常常看着在搬迁转场途中的各个不同种族的牧人们热泪如泉。有一次是在天山，他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那些陌生而亲切的人们，直到那些青黑严峻的面孔吆喝着畜群消失在山岬。他总是觉得他们很像自己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

库库淖尔湖边共和县的那家唐古特人放牧着那么多的牦牛，牦牛群像一片黑云降临在湖边……

伊犁河支流喀什河旁的林中，秋雨绵绵，静静的林间空地上满是斑斓美丽的秋叶。他和厄鲁特蒙古人赛尔登阿热西从天山腹地的牧民家返回，赛尔登阿热西是英雄阿睦尔撒纳的后裔。还有那善良的老妈妈，她今在何方……